

二十一世紀評論

中國的對外關係

中國軟力量的思考

丁偉

在1990年代末，當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「大國外交」這個觀念時，筆者就對中國的軟力量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。當中國一天天強大起來，經濟及軍事實力不斷增長的時候，如果它的軟力量，包括文化、思想、制度、價值觀等沒能好好地同步發展，這個國家只會令鄰國感到恐懼。最近幾年，我們聽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議論，說中國的軟力量正在不斷上升：中國在全世界設立了數以百計的孔子學院；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，比如和諧、融和、中庸之道等，使得中國外交風格更具吸引力、形象更正面；在東南亞，有人說中國的大眾文化，比如電影和電視劇，非常流行。究竟中國的軟力量表現在甚麼地方？中國的軟力量有多強大？

當中國愈來愈強大，鑒於其實力及影響力，肯定會對未來新的國際規範的制訂或是國際制度的塑造，發揮相當的影響。問題的關鍵在於，中國能夠貢獻甚麼？中國的軟力量在哪裏？

一 軟力量的內涵與重要性

全世界都關心中國的崛起。中國經濟在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，無可避免地要接受國際社會的諸多遊戲規則，或所謂國際規範 (international norms)。但當中國愈來愈強大，它即便無意亦無法改變既有的遊戲規則，鑒於其實力及影響力，肯定也會對未來新的國際規範的制訂或是國際制度 (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) 的塑造，發揮相當的影響。問題的關鍵在於，中國能夠貢獻甚麼？中國的軟力量在哪裏？我們的文化、價值觀、制度等，有哪些方面可以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貢獻？

最早提出「軟力量」(soft power) 這個概念的是哈佛大學的奈伊 (Joseph S. Nye) 教授^①。經過許多學者反覆論辯，軟力量包括下列內容：

- (一) 政治制度：政府統治的正當性、政府效能、民主、人權、法治的落實；
- (二) 意識形態力量：政治價值觀，能否締造具有普世價值的觀念；
- (三) 社會凝聚力：社會公正、正義與穩定，不同階層、不同族裔的和諧團結；
- (四) 對外文化影響；
- (五) 國際責任：有能力影響國際規範的制訂與國際制度的管理。

本文將集中討論四個問題：(一) 民族團結、民族融合和中國軟力量；(二) 中國的發展模式能否讓別的國家借鑒；(三) 中國的外交表現和國際形象；(四) 中國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觀。

二 民族團結與民族的融和與整合

中國政府強調民族的團結與和諧，各個族裔 (ethnic groups) 平等共處。但為何還有某些藏人、維吾爾人以及同屬漢人的部分台灣人要求獨立？

中華民族只有一個，但卻包含五十六個族裔。由於這些族裔的文化、語言、宗教、傳統、歷史都迥異，問題的關鍵必在於如何能夠把他們凝聚團結起來。筆者曾經指出^②：

一個民族必須擁有某些原則、價值或曰「優越性」，「高過」或超越各個族裔之間本質上的差異。儘管各族在語言、宗教、文化、傳統、歷史都不一樣，但這些崇高的原則與價值，卻能夠把不同的族裔團結凝聚在一起，不單對整個民族效忠，也使他們以身為該國國民引以為榮……今天中華民族所缺乏的，正是那種崇高的精神、價值、制度，能夠超越各個不同族裔的歧異，又使他們樂於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並感到自豪。單單強調「國家獨立與統一、領土完整、民族團結」等神聖原則，並不足夠使到各個族裔快樂地團結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，中國領導人應要考慮的是如何創立更多「崇高的原則」，從而團結各個族裔。

中華民族只有一個，但卻包含五十六個族裔。由於這些族裔的文化、語言、宗教、傳統、歷史都迥異，中國領導人應要考慮如何創立更多「崇高的原則」，從而團結各個族裔。

多族裔如何融合、整合在一個民族 (nation) 之中，歷史給我們帶來許多寶貴的經驗。既有相當成功的經驗，比如美國和新加坡；也有失敗的教訓，包括已崩離析的蘇聯和南斯拉夫。

美國成功地大量吸收外國留學生和新移民，並使他們願意留下來當美國人、向美國效忠，依靠的正是高度的民族認同 (national identity)。美國民族 (American nation) 擁有一些優越並高於各個族裔文化歧異的原則，比如民主、人權、「機會平等能者居之」等可以歸納成「美國精神」的價值，使來自五湖四海各個族裔人士在美國的土地上大放異彩。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，其民族構建 (nation-building) 過程只有短短四十多年，但卻異常成功地建立民族認同，鞏固當地華人、馬來人與泰米爾人的新加坡意識，從而對這個年輕的國家效忠，儘管在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，缺乏真正的民主與自由。

前蘇聯及南斯拉夫全盤瓦解的沉痛教訓是，聯盟只是依靠政治高壓來維持統治。權力集中在執政共產黨及共產主義聯盟手上，在黨的高壓管治下人人平等，倒反而相安無事，但當政治專權無法維繫，又缺乏高於各族裔歧異、促成民族團結的紐帶，比如某些能夠感染各族的崇高精神和價值觀，各個族裔釋放出來的民族主義力量，最終使聯盟瓦解。因此，與其說是各族裔民族主義浪潮

令蘇聯及南斯拉夫解體，毋寧說是蘇共和南共在長達數十年的統治中，都沒有成功建構超越各個族裔分歧的思想和價值觀。各族都缺乏強有力的民族認同，自然無意成為其中的一份子。

中華民族這個主體是由各個文化族裔所組成，中華文化也不應單指漢人文化，而應是各族裔文化交流碰撞之後的昇華。我們難以要求多數族裔（即漢族）對少數族裔（如藏族及維吾爾族）的文化、語言、歷史產生興趣，正如要求美國白人了解亞裔的歷史文化、新加坡的華人明白泰米爾人的生活方式，同樣不切實際。可是，少數族裔學習多數族裔的文化、語言等或許是生活所必需，但並非建立民族認同的必要條件。要藏人或維吾爾人認同中華民族，不能單是要求他們學習漢語及漢族的歷史、文化、傳統，理由很簡單，他們也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。為生活需要、就業升學，學習漢語無可厚非，但不能認為了解漢族文化後就會對中華民族產生民族認同。

有甚麼令少數族裔安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並引以為榮？不是多數族裔（漢族）的文化傳統，而是這個國家的制度、思想、價值、文化發展、社會道德，還有對少數族裔文化、語言、歷史的尊重。

有甚麼令少數族裔安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並引以為榮？不是多數族裔（漢族）的文化傳統，而是這個國家的制度、思想、價值、文化發展、社會道德，還有對少數族裔文化、語言、歷史的尊重。這一切條件都是超越各族文化歧異的。但由於中國以漢族為大多數，這些條件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漢族的表現。中國人，包括漢族及其他族裔，能否豎立一些基本價值、文化、制度，使各族人民都引以為傲，並以身為國民而感到自豪？如果這方面卓有所成，當可促進國內各族裔的團結。這是中國軟力量十分重要的一環。

三 中國的發展模式能否讓別的國家借鏡？

在共產黨領導下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模式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北京共識」（Beijing Consensus），已經被不少論者視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，比如越南、北韓、古巴或者是第三世界國家效法的榜樣。這個模式既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，又能提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（legitimacy），因此屢被中國分析家讚揚為偉大的成就。儘管中國官方經常強調，各國國情不同，中國無意「輸出」這個模式^③，但論者畢竟認為，「北京共識」可以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效法的對象。這些國家原先都採納「斯大林模式」，最終帶來經濟失衡停滯的局面，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。中國的成功經驗，為這些國家帶來有益的啟示，可說是中國軟力量的一個重要部分。

可是，這些國家學習中國，並非刻意模仿，亦步亦趨。雖然越南的確是緊跟中國模式，實行所謂「革新開放」政策^④，在門戶開放之餘又實行經濟改革，並取得不錯的成就，但它並不是只向中國學習，它也盡量向其他國家與地區學習，比如台灣和印度。在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中，台灣在越南的投資高踞首位，而越南政府也派出許多留學生到台灣及美國。

至於北韓，一直猶豫是否應該全面開放，而且對於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是否應該實行市場經濟，感到十分困惑。平壤政府在開城及新義州設立經濟特區，目的是要吸引南韓及中國投資設廠。在開城已有某些南韓企業展開生

產，但平壤嚴控人員往來；新義州則因特區首長楊斌被中國政府判刑，未及開發即已失敗。北韓一直無意仿效中國的改革模式。事實上，奈伊也說過，美國人希望北韓和緬甸馬上開始向中國式的市場轉型，但北京沒法說服這兩個近鄰按照中國的模式改革^⑤。

古巴在卡斯特羅 (Fidel Castro) 退下之後，也開始推動一些改革，並力圖避免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積重難返的問題，比如愈來愈嚴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、教育經費的匱乏，還有農村和低下階層看病難及養老等問題。在某些領域，比如醫療衛生、社會保障、福利事業、文化發展及教育等，古巴甚至比中國更為「先進」。古巴用於教育的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1%。中國的分析家對於古巴國內的社會和諧感到十分詫異，他們的官員都沒有特權。因此人們不禁會問：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，優越性在哪裏？

雖然國內學者每每認為，「北京共識」在許多人心目中比「華盛頓共識」(Washington Consensus) 更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仿效的發展模式，可是，中國改革也帶來眾多社會經濟問題。為了防止社會及政治的潛在不穩定，更為了使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能成為中國軟力量的組成部分，國人的任務可說是任重道遠。

四 中國外交的表現及國際形象

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，中國力圖在外交方面樹立新風，務求建立一個負責任及「兼善天下」的形象。如北京在北韓核計劃上發揮影響力，在唯一的多邊機制六方會談上扮演關鍵的角色。北京也悄悄地勸告緬甸要穩定國內局勢。北京也影響蘇丹，接受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。這些國家一直堅拒西方的壓力，但中國施展比較柔和的手段，以勸服而不是壓服的方法，為維持該等國家與區內局勢的穩定，做出了相當的貢獻。

中國崛起首先使鄰國得益，為北京在東南亞贏得了聲譽，許多人認為這是中國軟力量提升的表現。中國也積極幫助貧窮落後的非洲國家，既免去大量的到期貸款，而且大力投資該地區。北京嘗試說明儘管中國已走出貧困，但依然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的艱難處境，這本來是外交上樹立新風的表現，頗有「高風亮節」的味道。不過，中國也考慮到自身發展對能源及原材料的大量需求，不得不大舉進軍非洲及拉丁美洲，既洽購當地的能源礦產公司，又大力援建當地的基本建設、醫院學校等，提供貸款之餘，也為國內各個產能過剩的企業提供新的出口渠道。但由於中國提供的貸款並無附帶政治條件，而歐洲的貸款則附帶要求改善管治與人權的條件，從而試圖促進非洲的進步，結果惹來歐洲人批評中國的做法為「新殖民主義」。中國則強調投資他國時，堅持不干涉內政、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，和以前的「殖民主義」並不一樣。但是，回顧過去幾年的中非關係，的確出現一些令人憂慮的事態發展。

2007年5月，九個中國採油工人在埃塞俄比亞的奧加登 (Ogaden) 被殺害。奧加登是埃國的一個地區，但居住在該地的主要是索馬里人，他們長期受埃塞

中國積極幫助貧窮落後的非洲國家，但由於提供的貸款並無附帶政治條件，而歐洲的貸款則附帶要求改善管治與人權的條件，從而試圖促進非洲的進步，結果惹來歐洲人批評中國的做法為「新殖民主義」。

俄比亞當局壓迫，大人缺乏工作，小孩沒法上學，整個地區缺乏發展，一貧如洗，所以當地的索馬里人要求爭取獨立。中國的石油公司跑去奧加登採油，強調只是經濟行動，無意在政治上干涉埃塞俄比亞的內政。不過，奧加登民族解放陣線 (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) 事後卻說，中國是雙重干涉內政：一是沒有得到奧加登人民許可，便去攫奪他們的石油資源，干涉了奧加登地區的內政；二是干涉埃塞俄比亞內政，幫助埃國政府壓迫奧加登的人民。結果他們抓了一批中國石油工人，殺了九個，最後放走了十六個。

中國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如何提高其威信和感召力、外交背後的精神與文化是甚麼，以及中國如何才能「兼善天下」，同樣是發展軟力量的重要課題。

五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

許多人會說，從鴉片戰爭到1979年，中國都處於內憂外患、天災人禍的歲月，只是過去三十年才有點好日子過。但作為崛起中的大國，着手於文化、價值觀、制度方面的建設，是艱巨而又刻不容緩的工作。

改革開放三十年，中國經濟雖高速發展，但卻失去平衡，社會、文化、政治制度的變革滯後，帶來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，更令人憂慮的是意識形態與道德真空。面對綱紀敗壞的現象，今天的中國又返回發揚儒家文化的道路上。但是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甚麼？今天又要保留和發揚甚麼樣的核心價值？

事實上，我們的祖先的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文明財產，當國人提到軟力量，許多人馬上想起中醫藥、四大發明……但我們不能忘記，這些不過是老祖宗的軟力量。從二十世紀初期到今天，超過一百年的悠長歲月裏，中國有甚麼思想、觀念、文化、發明創造，對人類文明做出巨大的貢獻？我們除了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外，對人類文明的發展，遺憾地並沒有做出多大的貢獻。當然，許多人會說，從鴉片戰爭到1979年，中國都處於內憂外患、天災人禍的歲月，只是過去三十年才有點好日子過。但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，着手於文化、價值觀、制度方面的建設，是艱巨而又刻不容緩的工作。

註釋

① Joseph S. Nye, *Bound to Lead: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90); *Soft Power: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* (New York: Public Affairs, 2004).

② 丁偉：〈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凝聚少數族裔？〉，載吳曉萍、徐杰舜主編：《中華民族認同與認同中華民族》(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)，頁115。

③ 何亮亮：〈「中國模式」具國際影響〉，《大公報》，2009年9月16日，頁A19。

④ 鄭婉薇：〈中越關係、延續兄弟情誼〉，《信報》，2009年8月12日，頁36。

⑤ 參見奈 (Joseph S. Nye)、王緝思：〈中國軟實力的上升及其對美國的影響〉(2008年4月11日)，中國網，www.china.com.cn/international/txt/2008-04/11/content_14895363.htm。